



臺灣民主國之旗—— 一面國旗的身世與故事

A Narrative of “Flag of Republic of Formosa in NTM”

蔡思薇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Tsai, Szu-W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國立臺灣博物館的歷史從日治時期開始，它著名的藏品也有許多是廣為人知的。但是可能沒有一件藏品，如「臺灣民主國旗」般，從進入博物館的那一天開始，就註定了它與其他藏品不同的命運。「臺灣民主國旗」的故事，自然與1895年臺灣民主國有關，但博物館現今所存的這面旗的誕生，並不是1895年，而是1909年。它是在東京仿照原旗製作，由東京帶回臺灣的摹製版本。

蒐藏歷史的挑戰

時間先回到2007年中我任職於臺灣博物館典藏管理組。那時我剛進館裡，除了一般的業務外，典藏組組長李子寧另外「發落」了我幾樣臺博館懸而未決的謎案給我。這些「謎案」都是跟大家很耳熟能詳的臺博館文物有關，例如黃虎旗的資料、博物館前的銅牛等等。日治時期的總督府博物館，並沒有留下太多有系統與藏品「背後」有關的入藏資料，誰蒐集？哪裡蒐集？為何蒐集？當時搜入博物館時的狀況如何？等等許多問題都尚待解決，無法很有制度的為藏品歷史做資料累積，也因此，一開始接觸的人，真的如瞎子摸象一般，幾乎靠僅存的斷簡殘篇，加上慢慢熟悉各種藏品目前亟待解決的重點而進行，而每樣藏品所遇到的狀況又各不相同。以廣場前兩隻銅牛為例，這兩隻銅牛由於是戰後初期因圓山飯店的興建，才將原本屬於神社中銅牛，由圓山運至博物館，透過比對研究才發現，原來這牛並非一對，而是兩隻不同時間來到臺灣神社。對於兩隻銅牛製作或內涵意義上來說，他們都已脫離了原來應有的脈絡，進入博物館，這與千千萬萬進入博物館的藏品相比，有些相同也有些不同。相同的是，每件物品都在進入博物館蒐藏的脈絡中與過去斷裂；不同的是，這兩隻銅牛不是由採集者為了某種目的所蒐集進博物館的，因此對於瞭解銅牛的身世，是更為困難的。

我得承認，一開始我不是很能瞭解這「任務」，這些藏品的謎題是什麼？究竟要找什麼呢？其實這個問題沒有人能回答我，且完全無法預知，找不找的到相關的歷史文獻，而文獻又會給你什麼樣的答案。

搜尋所有「我與臺灣民主旗」有關的印象，也僅來自於以前的歷史教育以及臺博館門廳正後方掛的縮小版黃虎旗，即使在博物館工作，知道臺博館的黃虎旗是重要的文物，卻也從未見過本尊。我任職於2007年，已經有了許佩



圖1 1949年《文獻》創刊號封面，封面繪製者為李石樵先生。

賢老師的調查研究報告，到底還有什麼謎題未解都不是很能參透。李子寧組長告訴我：「臺博館的黃虎旗有經過修補的痕跡，也就是說，它是破的。」

旗的身世

所有的藏品資料都是從未知而漸漸得來的，即使我開始查黃虎旗的資料，在時間有限，不知可以找到什麼樣資料的情況下，也真如大海撈針一般。臺博館的歷史悠久，從建築的、殖民的、政治的、歷史的等等方面來理解就已經需要花一點時間，更何況其中的典藏品琳瑯滿目。臺灣博物館就像任何一個標誌走過百年歷史命運的博物館一般，蒐藏的歷史也更為複雜。當時我對黃虎旗的資訊也相當不熟悉。那時我手邊另外的工作之一，便是編輯出版「藏品修護計畫報告叢書」。這是套書的出版，目的是將臺博館許多重要的藏品，進行了許多委託研究出版，其中，便有許多為黃虎旗盡心盡力的研究成果。尤其在許佩賢老師的2004年的研究中，幾乎已經將所有黃虎旗從歷史的觀點做了詳盡的資料蒐集與研究，此研究可視為是2000年後對於臺灣博物館蒐存的臺灣民主國旗，在歷史上有最重要扭轉性的研究觀點。

簡單來說，臺灣民主國旗的身世，可分四個階段來看。第一個時期是本幅摹製旗出生的1909年前後，這也關係到原旗的歷史與經歷。第二個時期是1909至1945年間，除了總督府博物館在二次大戰的末幾年因戰亂暫時關閉時期之外，這摹製的黃虎旗可能都是常設品長期展示其中。第三時期為戰後，中文的藏品標籤介紹不知為何將日治時期所熟知的一些資訊抹去，另添加附會了黃虎旗破損的原因，在此時期，臺灣民主國旗也在1970年代進行了戰後最大的修補工程，將重新視作書畫而裱褙。第四個時期是2000年後臺灣博物館針對重要的藏品進行另一波藏

品資訊的蒐集與調查，且調查的重點不只在於物品的歷史或工藝價值，也希望有更多實質可支持後續修護的資料。

從這四個時期中，可以看到許多歷史上有趣的資訊與線索。每個時期的時代都反應著臺灣民主國旗走向不同的詮釋與對待方式。從日治時期僅存的可以看到臺灣民主國旗懸掛方式的幾張相片可以看到，當時的臺灣民主國旗是以懸掛的方式展示，這方法也一直為戰後所沿用。這時博物館的蒐藏品展示，還沒有現今慎重保護的觀念，如此巨大的旗幟長期吊掛導致損傷，可能是因此緣故，而在1979年送出館外裝裱，從視覺上看來，在缺損處補上三色紙，因裝裱的關係兩面旗從此只看的到一面，這便影響了後來的人觀看這面國旗時，感官都被遮蔽與修正了。

翻轉的歷史

在2004年許佩賢老師研究之前，過去臺博館因戰後中文藏品資料的敘述，將此旗視為原旗，且旗面破損原因歸於總督府大火。這樣的說法，將黃虎旗的歷史塵封了許久。直到許佩賢老師的研究中，徹底的翻轉了此物件的歷史。可以看到該研究中提到，舊有留存的文獻與說明，在日治時期，此旗除了被稱為「臺灣民主之國旗」外，也被名為「臺灣叛徒國旗」，視為是日本獲得臺灣之戰利品的象徵不言而喻。而且在物件本身方面，證實了臺灣民主國旗原件至少在日治時期都在日本振天府做為戰利品蒐藏展示，而目前臺博館的蒐藏，為1909年的複製品，複製此旗的人為當時的畫家高橋雲亭。至此臺灣民主國旗的歷史，才透過歷史文獻的研究將過去多年的說法推翻。

因日治時期有關此旗的文獻出自不只一處，敘述也都有提及「複製旗」在「總督府博物館」一事，可某個程度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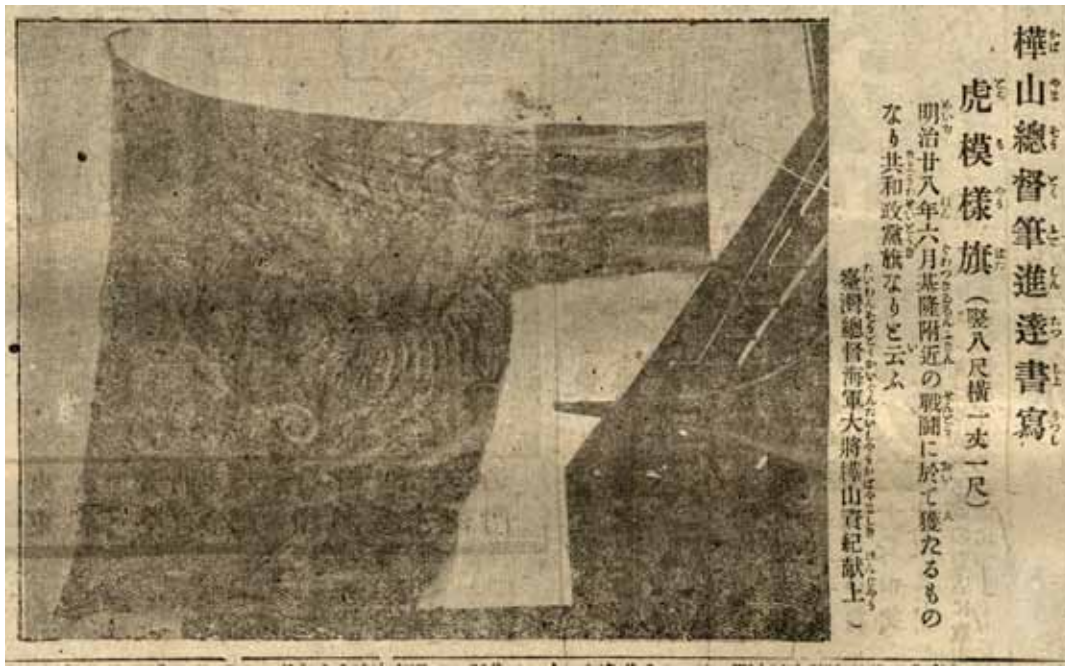


圖2 1909年11月27日第五版《臺灣日日新報》上的臺灣民主國旗，可證實當時便是破損。(圖片提供：報紙原件翻拍，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為當時的人可能略知這樣的緣由。不過到了戰後，臺灣民主國旗再也不是「臺灣叛徒國旗」，而變成了「臺灣義民抗日」的物件，官方的說法抹去了複製品的身世，順理成章的將臺灣民主國旗的破損視為是日治時期的事件導致。

既新又破的旗

不過，旗面究竟為何破損的謎題，仍尚未解開。時間再回到2007年，如上述所說，我因為謎題未解而再次進行研究，搜尋臺灣民主國旗的歷史資料。很幸運的在《臺灣日日新報》再次搜尋到黃虎旗的蹤影。這一次，報紙上有一張不是很清楚的黑白圖像，但可以略微看到，這面複製旗在來到臺灣時，就是破損的。為什麼日本要送一面新摹製但破損的旗到臺灣呢？從報紙的敘述中可得知，原件國旗是日本人1895年於基隆取得，原旗當時便已破損，由樺山資紀總督帶回日本獻呈天皇，收至振天府，爾後因1908年在臺灣的總督府博物館成立，1909年宮本照明(當時臺灣總督府之陸軍部參謀長)獲得摹製許可，請畫家高橋雲亭進行摹製，且報紙中特別提到，包含破損陳舊的部分，也盡量維持與原旗一致，於是這幅「新且破」的臺灣民主國旗，就在當時的總督府博物館現身了。

現今我們對臺灣民主國旗的印象，大多來自林玉山的「藍地黃虎旗」。也因此，對照連結到臺博館所存的1909年

旗時，的確會想像上的落差。不過，如果從時間軸來看，林玉山見到的也是這面不完整的旗——他用他的畫筆補正了臺灣民主國旗的完整。令人惋惜的是，不論是日治時期或戰後，長期懸掛的展示可能令人太習以為常，因此現在並沒有留下太多觀看者的紀錄可供追尋。如果有更早的照片或描述留存，我們或許不用到西元2000年後，才開始對臺灣民主國旗有這樣的理解。

一邊查找臺灣民主國旗的資料，一邊編輯「藏品修護計畫報告叢書」，這樣的巧合與組合是多麼的幸運。不過即使一直與臺灣民主國旗「為伍」，真正看到本尊，也是經隔一年，在臺灣博物館的百年特展佈展時，看著典藏組的大家為臺灣民主國旗大費周章的保護搬運，再將捲放的旗輕輕放在特製的檯面上，許多工作人員小心翼翼的將他緩緩鋪開的那一刻，我終於看見這面從未見面但很熟悉的旗。

證據的光芒

從複製旗變成真旗，又變回複製旗，且瞭解了破損的原因是一開始就故意造成的。這些歷史資料也支持了後續更大規模的修護，得以揭開旗幟的另一面，也能夠成全他殘破的真實，讓我們看到更多的故事。臺灣民主國旗靜靜的一直在臺博館留下的他的足跡，被詮釋的意義、誤解的

歷史、抹去的身世，走過逾百年的歲月。正如歷史學家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在《史家的技藝(The Historian's Craft)》中所說的：「想像為每個歷史問題找到特別用途的資料，純粹就是幻想，相反的，研究的越深，越能從不同資料中凝聚證據的光芒。」

現在回想，當初查找藏品資料的時候，因為還未熟悉臺博館藏品的來龍去脈，又常常處於拼湊考證歷史證據凌亂的狀態，常常問了李子寧組長許多無來由的問題。李子寧組長總是很有耐心回答我，將他多年累積知道的，以及

在臺博蒐集到的資料告訴我。秋天的陽光穿過高聳的辦公樓，斜斜地滑進辦公室，將日光燈調和的更溫暖。我記得他辦公室有個小小的深藍色沙發，他會坐這在那，解答我的疑問，然後我帶著很多答案，又懷著更多問號，接著再去找其他的資料。臺灣民主國旗的歷史仍然有許多待解決的困惑，這篇小文不以論文的形式產生，只希望能以平白的記實使大家能更靠近親切的看臺灣博物館的藏品；同時，觀看「臺灣民主國旗修復成果」展覽的各位，也是創造見證歷史的人。



圖3 林玉山於1953年繪畫的藍地黃虎旗。從時間順序來看，林玉山看見的旗應是破損的，但他用他的畫筆補正了，這也讓後來的我們留存著黃虎的完整印象。